

剪燈新話句解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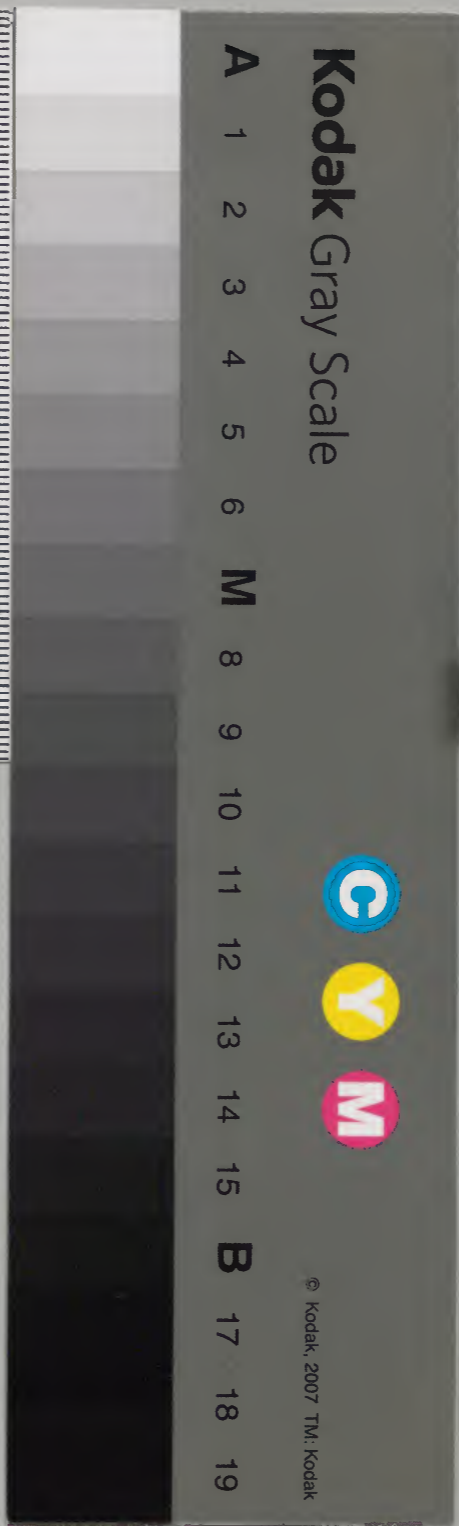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内閣文庫

三
五
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370
冊數	3 (1)
函號	309 131

309-131



剪燈新話序

淺草文庫

卷 日 記

余既編輯古今怪竒之事以爲剪燈錄凡
四十卷矣好事者每以近事相聞遠不出
百年近止在數載篋積於中曰新月盛習
氣所溺欲罷不能乃援筆爲文以紀之其
事皆可喜悲可驚可怪者所惜筆路荒蕪
詞源淺狹無鬼目鴻耳之論以發揚之尔
既成又自以爲涉於語恠近於誨淫藏之

凡

經
書笥不欲傳出客聞而求觀者衆不能盡
卻之則又自解曰詩書易春秋皆聖筆之
所述作以爲萬世大法者也然而易
言龍戰于野書載雉雉于鼎國風取鳩奔
之詩春秋紀亂賊之事是又不可執一論
也今余此編雖於世教民彝莫之或補而
勸善懲惡哀窮悼屈其亦庶乎言者無罪
聞者之以戒之一義云爾客以余言有理

卷

故書之卷首洪武十一年歲次戊午六月
朔日山陽瞿佑書于吳山大隱堂

剪燈新話序

昔陳鴻作長恨傳并東城老父傳時人稱
其史才咸推許之及觀牛僧孺之幽怪錄
劉斧之青瑣集則又述奇紀異其事之有
無不必論而其制作之體則亦工矣鄉友

者

瞿宗吉氏著剪燈新話無乃類是乎宗吉之志確而勤故其學也博其才充而敏故其文也贍是編雖稗官之流而勸善懲惡動存鑒戒不可謂無補于世矧夫造意之奇措辭之妙粲然自成一家言讀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悲而掩卷隨淚者蓋亦有之自非好古博雅工於文而審於事易能臻此哉至於秋香亭記之作則猶元稹之

卷

然為傳也余將質之宗吉不知果然否洪武三十年夏四月錢塘凌雲翰序

剪燈新話引

余觀宗吉先生剪燈新話其辭則傳奇之流其意則子氏之寓言也宗吉家學淵源博及群集屢薦明經母老不仕得肆力於

經

者

文學余嘗接其論議觀其著述如閉武庫
知遊寶坊無非驚人之奇希世之珍是編
特武庫寶坊中之耳然則觀是編者於宗
吉之學之博尚有也洪武十四年秋八
月吳植書于錢塘邑庠進德齋

按阮秋字

剪燈新話詩

井序

捕

余觀昌黎韓子作毛穎傳柳子厚讀而奇
之謂若補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
敢暇古之文人其相推獎類若此及子厚
作謫龍說與河間傳等後之人亦未聞有
以妄且淫病子厚者豈前輩之見有不逮
今耶亦忠厚之志焉尔矣余友瞿宗吉之
為剪燈新話其所志怪有過於馬孺子所

言而淫則無若河間之甚者而或者猶沾
沾然置喙於其間何俗之不古也如是蓋
宗吉以褒善貶惡之學訓導之間游其耳
目於詞翰之場聞見既多積累益富恐其
久而記憶之或忘也故取其事之尤可以
感發可以懲創者彙次成編藏之篋笥以
自怡悅此宗吉之志也余不敏則既不知
其是亦不知其非不知何者爲可取何者

爲可譏伏而觀之但見其有文有詩有歌
有辭有可喜有可悲有可駭有可嗤信宗
吉於文學而又有餘力於他 者也宗吉
索余題故爲賦古體一首以復之云

山陽才人疇與侶開口爲今闔爲古春以
桃花染性情秋將桂子薰言語感離撫遇
心怆怆道是無憑還有 沉沉帳庭晝吹
欲啼笛煦煦窓間宵剪燈條而晴兮忽而

兩悲号喜欲舞玉蕭倚月吹鳳凰金柵和
煙鎖鸚鵡造化有跡尸者誰一念才方
寸移善善惡惡局無失恠恠竒竒將有之
丈夫未達虎爲狗濯足滄浪泥數斗氣酣
骨聳錚有聲脫目光如電走道人青蛇
天動搖不斬尋常花月妖茫茫塵海漚萬
點落落雲松酒半瓢世間萬事幻泡尔往
往有情能不死十二巫山誰道深雲母屏

風薄如紙鶯鶯宅前芳草迷燕燕樓中明
月低從來松柏有孤操不獨鴛鴦能並棲
久在錢塘江上住厭見潮來又潮去燕子
啣春幾度回斷夢殘魂落何處還君此編
長嘯歌便欲酌以金回羅醉來呼枕睡一
覺高車駟馬遊南柯
洪武己巳六月六日睦人佳衡書于紫薇
深處

剪燈新話目錄

第一

水宮慶會錄

三山福地志

華亭逢故人記

金鳳釵記

聯芳樓記

第二

今孤生冥夢錄

天台訪隱錄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牡丹燈記

渭塘奇遇記

第三

富貴發跡司志

永州野廟記

申陽洞記

愛鄉傳

翠翠傳

第四

龍堂靈會錄

太虛司法傳

修文舍人傳

鑑湖夜泛記

衣綠人傳

附錄

秋香亭記

剪燈新話目錄終

剪燈新話句解卷之上

山陽瞿佑宗吉著

滄洲 訂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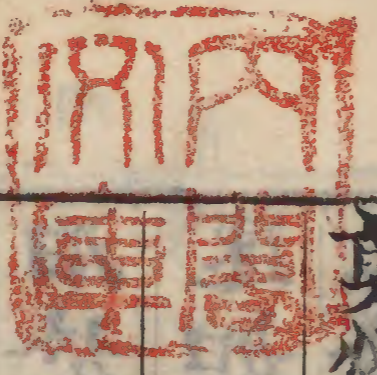
垂胡子 集釋

水官慶會錄

至正元頌帝甲申歲潮州古閩越之地今隸廣東布政司

士人余余氏秦由善文於所居白晝閑坐

忽有力士二人黃巾綉襖音與以綉為袍也自外



起

王珣短主簿部趨出奏曰客言是也王可

從其所請不宜自損威德有失觀視廣利

乃居中而坐別設一榻於右命善文坐乃

言曰弊居僻陋蛟鱉蛟龍屬無角四足細

二石瓮鱉似蜥蜴長一丈水潛吞人或作

鱷柳文永州記鱷大者數丈一生百卵及

成其形則有為蛇之與隣魚鱉之與居無

以昭示神威闡也揚帝命今欲別構一殿

命名靈德工匠已舉木石咸具所乏者惟

室

上梁文爾上梁文自唐季始凡建宮殿側

聞君子負不世之木蘊濟時之略故特奉

邀至此幸為寡人製之即命近侍取白玉

之硯捧文犀之管以文犀角為筆管也并鮫綃博物志云

鮫人居水底從水中出寄寓人家賣綃臨

去使主人索器而泣則淚為之珠滿盤以

就文不加點其辭曰

伏以天壤之間海為最大人物之內神

文

為最靈既屬香火

燒香燃燭即祠祀祈賽之事也

之依

歸可乏廟堂

南海神廟在廣州海中刺史常以立夏氣至祀焉

之壯黜是用重營寶殿新揚華名掛龍

骨以為梁靈光耀日緝魚鱗

楚詞云魚鱗屋兮龍

堂而作瓦瑞氣蟠空列明珠白壁之簾

櫳也接青雀黃龍

青雀畫彩鸚黃龍刻黃龍皆舟名所以厭

水神之舸艦瑣窓

以青畫為瑣窓文而為窓也

啓而海

色在戶綉闥開而雲影臨軒兩順風調

鎮南濱八千餘里天高地厚垂後世億

萬斯年通江漢之朝宗

禹貢江漢朝宗于海註春見曰

朝夏見曰宗江漢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受溪湖之獻

納貢之謂也

天吳紫鳳

天吳水神山海經云天吳虎身

人面八手八足八尾青黃色紫鳳丹穴山有鶯鸞鳳之屬也如鳳五色而多紫

杜詩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紛紜而到鬼國羅刹

鬼卒

也剝一作騷有牛頭馬面之狀

次第而來歸

音規然若魯

靈光

殿名魯恭王所建後漢王文考賦存云巋然獨存註高大堅固貌

美哉如漢景福

殿名漢當作魏魏明帝所建何平叔賦首句大

哉惟魏註大

哉歎羨之辭

控制也

蠻荆荆州之南也而

引甌越

甌有東西甌越之別種即今閩中地是也此一句王勃滕王閣

序永壯宏規叫閭闔

名天門

而呈琅玕石

似珠者也韓詩挑雲

叫閭闔披腹呈琅玕宜興善頌遂為短

唱助舉脩梁

拋猶置梁東方丈蓬萊

三神山在東海中周回三萬里

樓臺皆以金玉珠玕飾之樹葉花實人食之不老

指顧中笑看

扶桑

東方朔十洲記云碧海中有一樹長數千丈一千餘圍雨幹同根相倚

是以名扶桑淮南子曰日出賜谷三百谷干咸池拂干枝桑是謂晨明也

尺金鷄啼罷日輪紅

桃都山有樹曰桃都樹枝相去三千

里上有天雞日初出鳴此樹則天雞鳴而天下雞隨之鳴

拋梁西弱水

禹貢弱水既西註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

力不能負芥

流沙

在沙州西其沙隨風流行故名之

路不迷

後夜

子夜也

瑤池王母降

神仙通鑑云西王母太陰之精

天帝之女人身虎首豹尾蓬頭治崑崙西北隅列子云周穆王駕八駿升崑崙

遂賓西王母王一雙青鳥漢武故事云

青而飛武帝時從西方來問東方朔曰此鳥西王母使者王母欲來有頃而至

青鳥狡侍也向人啼

拋梁商巨浸韓詩巨浸連空閣言大水也漫漫萬族

涵要識封壇寬幾許大鵬莊子云比濱有魚焉其名

為鯢化而為鳥其名為飛盡水如藍鵬海運則將徒於南濱

拋梁北眾星絢音懸爛環震極北辰天之樞也

遙瞻何處是中原一髮青山中浮翠色

拋梁上乘龍夜去陪天仗袖中奏罷一

封書盡與蒼生除禍瘴瘴本作障禍障出佛語

障之類

拋梁下水族紛紛承德化清曉頻聞贊

拜聲江神乃江水之神文選江賦奇河

伯廣記云禹夷服八石藥得水仙人面魚身范朴子云馮夷八月上庚日渡

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或曰三河伯九江神也朝靈駕

仗願上梁之後萬族歸仁百靈仰德珠宮

抱

貌

貝闕楚辭紫貝闕号珠宮註紫應天上之

三光日月星也來衣來龍衣也綉裳備人間之五福

洪範九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孝終命也書罷進呈廣利大喜

卜日落成落即始也宮室成而祭之發使

請東西比三海請其王赴慶殿之會翌日

三神東海廣淵王西海廣澤王北海廣澤王也皆至從者千乘

萬騎神蛟毒虺音信大蛤也能運氣於躡空中作樓閣之形也躡

躍後先長鯨大者數千里鼓浪成雷噴沫為雨大鯤奔馳

左右魚頭鬼面之卒執旌旄而操戈戟者

又不知其幾多也是日廣利頂通夫之冠

諾侯王冠以通天犀飾如唐憲宗通天御帶之類御絳紗之袍秉

碧玉之圭端玉書舜典五瑞註公執桓圭是也趨迎於門其

禮甚肅三神亦各盛其冠冕嚴其劍珮威

儀極儼恪儼正也恪敬也禮記云嚴威儼恪但所服之袍

各隨其方而色不同焉叙暄涼暄煖也涼冷也暄涼

謂叙慰冷煖之侯也揖讓而坐善文亦以白衣坐於

殿角方欲與三神叙禮忽東海廣淵王座

後有一從臣鐵冠而長鬣者鬣鬚也左傳趙子享公使

長鬣者相又北濟許悼鬚號赤鱗音公唐

鯉與季同音號躍出廣利前而請曰今茲

貴殿落成特為三王而設斯會雖江漢之

長川澤之君咸不得預庶其禮可謂嚴矣

彼白衣而未坐者為何人斯乃敢於此唐

突也唐突或作塘廣利曰此乃潮陽秀士

余君善文也吾構靈德殿成請其作上梁

文故留之在此爾廣淵遽言曰文士在座

汝烏得多言姑退赤鱗公乃赧然而下已

而酒進樂作有美女二十人搖明璫充耳

曳輕裾衣後於筵前舞凌波之隊歌凌波

之詞曰唐玄宗夢一女來言妾凌波池中

若有人猶言如是人也兮波之中折揚

柳兮採芙蓉振瑤環兮瓊珮音求本

也樂鏘鳴兮玲瓏衣翩翩飛兮若驚鴻身

矯矯較舉兮如游龍輕塵生兮羅襪全用

洛神賦句斜日照兮芳容蹇偃蹇獨立兮西

復東菴猶語端乃也也可遇兮不可從忽飄然

而長往御泠泠之輕風列子街風而行

五日而後反

舞竟復有歌章四十輩倚新粧飄香袖於

庭下舞採蓮之隊歌採蓮之曲曰二十四曲之一

高賢曰秦川唱採蓮今競渡吟唱齊撓引笛是也

桂棹楫也任助述異記云木蘭樹名兮

蘭舟泛波光兮遠遊捐子玦兮別浦玦如

環而小有缺者取裁決之義楚辭解予捐余玦兮澧浦遺余佩兮江中

珮兮芳洲芳草所生波搖搖兮舟不定

折荷花兮斷荷柄露何為兮沾裳風何

為兮吹鬢棹歌引棹而起兮綵袖揮翡翠

翠散說文赤羽曰翡翠青羽曰翠兮鴛鴦飛

鴛鴦文禽也似鳧而毛有文彩雌雄未嘗相離張蓮葉號為蓋

緝藕絲號為衣藕蓮根放翁詩細腰菱人藕絲裳言白紵之精

也日欲落號風更急微煙生夕淡月出

早歸來號難久留對芳華號樂不可以

終極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哀生

二舞既畢然後擊靈鼉之鼓鼉似蜥蜴其皮堅厚冒鼓

則聲聞吹玉龍之笛眾樂畢陳觥籌柳子序飯

當飲者舉籌畢愈交錯於是東西北三神祭文罰籌增色

共捧一觥致善文前曰吾等僻處遐陬不

聞典禮今日之會獲觀盛儀而又幸遇大

君子在座光彩倍增願為一詩以記之使

流傳於龍宮水府抑亦一勝事也不知可

乎善文不敢辭遂獻

水宮慶會詩二十韻

帝德乾坤大神功領海安淵宮開棟宇

水路息波瀾列爵公侯伯子男也唐以王亦爵也四海神皆

封為王侯貴分符竹符虎符銅符地界

寬威靈聞赫奕事業保全完南極常通

奏炎方南方屬火永授官登堂朝玉帛

諸侯朝王以五玉三帛為贄設宴會衣冠鳳舞三簷

蓋凡蓋皆有三層龍馱七寶鞍車璣瑠璃

火齋良王真傳書雙鯉躍齊滄子釣荷

有素書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扶輦

六鰲蟠列子云渤海東有五山無連着

帝便巨鼈十五戴之王母調金鼎天妃捧玉盤宋興化府

莆人都巡檢林愿之女生而神靈能言人

禍福歿後鄉人立廟於湄州嶼宣和中路

允迫使高麗右海風作諸船皆覆獨涯通

所乘船神降於檣遂獲安濟元天監中加

封天妃今旅順孟凝紅琥珀李賀詩琉璃

口亦有天妃廟袖拂碧琅玕座上湘靈舞頻將錦瑟彈湘

堯女舜妃郎娥皇女英也錦瑟李商隱詩

錦瑟無端五十絃錢起湘靈鼓瑟詩曲終

人不見江曲終漢女至忙把翠旗看漢女

傳云江妃也二女出遊於江漢之濱逢鄭

作者也杜詩金支翠旗光有無瑞霧迷珠箔祥煙透畫欄

屏開雲母瑩本草有五色雲母今之石銀也簾捲水晶寒

共飲三危露三危在雍州之域呂氏春秋云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山

谷詩蘭香滋九同餐九轉丹即黃庭經入

煉丹一也猶言九遍良辰宜酪酏醉甚樂事稱盤桓

遲留之異味充喉舌靈光照肺肝渾如到兜

卒三十三天第一又似夢邯鄲開元中呂翁經邯鄲

有廬生者同邸主人方蒸黃梁盧生具言生世用尼翁取囊中通中枕授之曰枕此

登第出入將相五十年榮盛無比忽獻

醉陪高會歌呼得盡懽題詩傳勝事春

色滿毫端

詩進座間大悅已而日落咸池日落處月

生東谷諸神大醉傾扶而出各歸其國車

馬駢闐衆盛之聲猶逾時不絕明日廣利

特設一宴以謝善文宴罷以玻璃盤青下

盛照夜之珠十搜神記云隨侯見大蛇之

光照百通天之犀二格物志云角有一脉氣直貫上下者謂之

通天犀照之雞則雞為之恐退為潤筆之資古人借人追述世德者必

有人事謂之潤筆鄭譯拜國公高頻戲曰筆乾譯日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支

何以復命二使送之還郡善文到家携所閩筆

得於波斯西域國名寶肆鬻焉鬻賣也獲財億萬

計遂為富族後亦不以功名為意棄家求

道徧遊名山不知所終

三山福地志

元自實山東人也本朝合兗青之地為山東道生而質

鈍不通詩書家頗豐殖貨財生殖也以田庄為

業田中廬舍曰庄村同里有繆君者繆氏

公之除得閩中一官閩本南越別種蠻也

後人分七種故缺少路費於自實處假銀二

百兩自實以鄉黨相處之厚不問其文券

如數貸之至正末山東大亂元史妖人劉

自實為群盜所劫家計一空時陳有

業當作業

定據守福建七閩頗安

陳有定為福建平章擊燕只不花等

閩中頗安

自實乃挈妻子由海道趨福州將訪

繆君而投托焉至則繆君果在有定幕下

當道用事威權隆重門戶赫奕自實大喜

然而患難之餘跌涉道途

草行曰跌水行曰涉

衣裳

藍縷

敝衣也

容貌憔悴

勞苦見於貌也

未敢遽見也

乃於城中僦

猶借也

屋安頓

止也

其妻孥整飾

也

其冠服卜日而往適值繆君之出拜於

馬首初似不相識及叙鄉井通姓名方始

驚謝即延之入室待以賓主之禮良久啜

本作歡飲也

茶而罷明日再往酒果三盃而已

落落

不相入也

無顧念之意亦不言銀兩之事

自實還家旅寓荒涼妻孥怨詈曰汝萬里

投人所幹何事今為三盃薄酒所賣即便

不出一言吾等何所望也自實不得已又

朋日再往訪焉則似已厭之矣自實方欲

啓口繆君遠曰向者承借路費銘心不忘

但一筐蕭條俸入微薄故人遠至豈敢辜

恩辜孤同負也李陵書望以文券付還則

當如數陸續連續也酬納也自實悚然曰與

君共同鄉里自少交契深察承命周急不補

也素無文券今日何以出此言也繆君正

色曰文券誠有之但恐兵火之後君失之

耳然券之有無某亦不較惟望寬其程限

使得致力焉自實唯唯而出惟其言辭矯

詐也妄負德若此羝羊觸藩易大牝九六羝羊觸藩羸其角

羝牡也進退惟谷詩桑柔篇人亦有言進退惟谷註谷窮也半月

之後再發其門惟以溫言接之終無一錢

之惠展轉推托遂及半年市中有一小庵

自實往繆君之居適當其中路每於門下

憇息庵主軒轅翁者有道之士也見其往

來頗久與之叙話因而情熟時值季冬已

迫新歲自實窮居無聊聊賴也無所詣繆君

之居拜且泣曰新正在邇妻子飢寒囊乏

一錢瓶無儲粟向者銀兩今不敢求但願

捐斗水而活涸轍之枯莊周貸粟於監河侯侯曰吾將得邑

金貸汝周曰昨來中道見轍中鮒魚呼曰豈無升斗之水而活我乎周曰待決而江

水而活汝鮒魚曰不下壺殮而救醫桑

之饑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陷之曰父

宣二年初越宜子有田於首山舍于醫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

其半問之曰雀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

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簞食與肉實

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載以禦此

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醫桑餓人也則故人之賜也伏望憐之憫之哀之恤之

遂匍匐伏地也又曰於地繆君扶之起屈

猶計日之數而告之曰更及一旬當是除

夕歲除之夕荆楚記年隨夜君可於家專

待吾分祿米二石及錢二定元食貨法錢

令人馳送於宅以為過歲之資幸勿以少

爲恠且又再三丁寧

後漢郎凱傳丁寧毋通作叮寧囑也

用他出以候之自實感謝而退歸以繆君

之言憫其妻子至日舉家懸望自實端坐

於床令稚子於里門覘窺也之須臾奔入曰

有人負米至矣急出候焉則越其廬而不

顧自實猶謂來人不識其家趨往問之則

曰張負外之餽餉也周禮註進餽館賓者也食於尊者曰餽

默然而返頃之稚子又入告曰有人携錢

來矣急出逐焉則過其門而不入再往扣

之則曰李縣令之贐贈行者者曰贐遊客者也憮

然而慙失意如是者凡數度至晚竟絕影

響明日歲旦矣反爲所誤粒米束薪俱不

及辨妻子相向而哭自實不勝其憤陰礪

白刃坐以待且雞鳴鼓絕逐投繆君之門

將侯其出而刺之刺音赤也是時震方未啓

道無行人惟小庵中軒轅翁方明燭轉經

當門而坐見自實前行有奇形異狀之鬼
數十輩從之或握刀劍或執椎鑿披頭露
體勢甚凶惡一飯之頃則自實復回有金
冠玉珮之士百餘人隨之或擊幢蓋或舉
旌幡和容婉色意甚安閑軒轅翁叵測

可也謂不
可測量也謂其已死矣誦經已罷急往訪

之則自實固無恙憂也一說虫入腹食人
心者古者草居多被此

毒故相問無恙乎神異經云北方有豨
日憇黃帝殺之由是無憂疾謂之無恙坐

定軒轅翁問曰今日之晨子將奚適何其

去之忽忽而回之綏緩也願得一聞自實

不敢隱具言繆君之不義令我狼狽獸名
狼似

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狹亦狼屬無前
足附狼而行俗稱事之猝遽曰狼狽今

早實礪霜刃於懷將往殺之以快意及至

其門忽自思曰彼實得罪於吾妻子何尤

焉且又有老母在堂今若殺之其家何所

依寧人負我母我負人也遂隱忍而歸耳

軒轅翁聞之稽首而賀曰吾子將有後祿
神明已知之矣自實問其故翁曰子一念
之惡而凶鬼至一念之善而福神臨如影
之隨形如聲之應響固知暗室之內造次
急遽也之間不可萌心而為惡不可造罪而
損德也因具言其所見而慰撫之且以錢
米少許周其急然而自實終鬱鬱不樂至
晚自投於三神山下即九仙鳥石越王三
山皆在福州城內盤

根連着為一形勝而奇跡異蹤夙着傳記
陳軒詩城裏三山古越都相望樓閣接蓬

虛指此山也八角井中地志不載今詳文意井
在城中者三而白龜井

在府西南鳥石山下素稱靈秘疑即
此井鑿成八角而俗號為八角井也其水

忽然開闢兩岸皆石壁如削中有狹徑僅

通行履自實捫壁而行將數百步壁盡路

窮出一澗古巷字口則天地明朗日月照臨

儼然別一世界也見大宮殿金書其榜曰

三山福地自實瞻仰而入長廊晝靜古殿

煙消徘徊四顧闐

古覓切靜也

無人蹤惟聞鐘

磬之聲隱隱

古設字通

於雲外飢餒頗甚行不

能前困卧石壇之側忽一道士曳青霞之

裾振明月之珮至前呼起之笑而問曰翰

林識旅遊滋味乎自實拱而對曰旅遊滋

味則盡足矣翰林之稱一何誤乎道士曰

子不憶草西蕃詔

西蕃即西夷即古吐蕃也詔照也天子以今為

詔如日之照臨

於興聖殿乎自實曰某山東鄙人

布衣賤士生歲四十日不知書平生未嘗

遊覽京國何有草詔之說乎道士曰子應

為飢火

出佛語飢者心熱懊惱眼生火光遍滿虛空身在火中是心火失性

也所惱不暇記前事耳乃於袖中出梨棗

數枚令食之曰此謂交梨火棗也

真誥云交梨火

棗飛騰仙藥胸中荆棘不除交梨火棗不生註荆棗喻物欲梨棗喻真元

食之

當知過去未來事自實食訖惺然明悟因

記為學士時草西蕃詔於大都興聖殿側

未

元太祖克燕京路大興府世祖四年遷都於此九年始改名大都如昨日

焉遂請於道士曰某前世造何罪而今受

此報耶道士曰子亦無罪但在職之時以

文學自高不肯汲引後進故今世令君愚

懵也愚闇而不識字以爵位自尊不肯接納

游士故今世令君漂泊而無所依耳自實

因指當世達官而問之曰某人為丞相而

貪饕音叨濫也四凶不止賄賂公行異日

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無厭鬼王地下有

十爐以鑄其橫非理也賊今亦福滿矣當受

幽囚之禍又問曰某人為平章而不戢禁止

也軍士殺害良民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

彼乃多殺鬼王有陰兵三百皆銅頭鐵額

輔之以助其虐今亦命衰矣當受割截之

殃又問某人為監司肅政廉而刑罰不振

某人為郡守而賦役不均某人為宣慰不

聞所宣之何事、某人為經略、不聞所略之
何方、然則當受何報也、道士曰、此等皆已
扭械在手曰械、扭加其身、縲綹纏索繫罪人之具也繫
其頸、腐肉穢骨、待戮餘魂、何足算也、自實
因舉繆君負債之事、道士曰、彼乃王將軍
之庫子、財物豈得妄動耶、道士因言不出
年三世運變革、大禍將至、甚可畏也、汝宜
擇地而居、否則恐預池魚之殃、東魏杜弼

大殃及池魚、楚國亡、復禍延林木、廣韻註、池魚人名、非是、池魚與林木對說、作句謂

城門救火、其殃必及池中、之魚也自實乞指避兵之地、道

士曰、福清可矣、又曰、不若福寧、福清、福寧皆福州屬

懸言訖、謂自實曰、汝到北久、家人懸望、今

可歸矣、自實告以無路、道士指一徑、令其

去、遂再拜而別、行二里許、於山後得一穴

出、到家則已半月矣、急携妻子、逕往福

村中、墾開也田治圃而居、揮鏹大鋤也之際、錘

北恐此字

然作聲獲瘞也埋銀四錠元人以金銀五兩

或作家遂稍康其後張氏棄印元史云張

州白駒場亭人遺其弟上信逼取元丞相達識帖睦迺所掌符印而拘殺之丞達

丞相被拘大軍臨城陳平章遭擄言至正

兵取福集而平其餘官吏多不保其首領

左傳宋穆公曰而繆君為王將軍者所殺

家質皆歸之焉以歲月計之僅及三載而

道士之言悉驗矣

華亭逢故人記

松江古會稽郡今士人有全賈二子者皆

富有文學豪放自得嗜酒落魄音托猶言

檢東不拘小節每以遊俠自任史記汲黯

註言能相從游行俠持之事荀悅白立氣

齊作威福結朋交以立強於世謂之游俠

漢宣紀任俠註言同是非為俠至正末張

氏據有浙西即浙江之西松江為屬郡二

子來往其間大言雄辯旁若無人豪門巨

族望風承接惟恐居後全有詩曰

華髮衝冠感二毛班白也西風涼透鷓鴣

袍鷓鴣西方神鳥五色似鳳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

貧愁蕊所著鷓鴣仰天不敢長噓氣化

作虹霓萬丈高雄曰虹雌曰霓亦謂為泉

今姑從俗

賈亦有詩曰

四海干戈未息肩左傳子駟請息肩於晉謂解擔暇逸也書

生豈合老林泉袖中一把龍泉劍或云龍淵

以龍淵水淬之能堅利撐柱東南半壁

天半壁猶言半面漢司馬相如傳家徒四壁立言壁所以障隔四面今天下

分裂羣雄各據方隅東南之吳猶半壁之天也

其詩大率音律大類是人益信其自負吳

元年大明高皇帝初建國號為吳元年即至正二十五年也國兵圍

姑蘇未拔張七誠陷泰州擄高郵僭稱成王凡四年攻陷姑蘇請降元詔

為太尉七年復反吳兵圍姑蘇士誠聚其族于齊雲樓舉火焚之自縊不死遂就禽

姑蘇即蘇州州有姑蘇山故因名蘇州上洋即上海縣人錢鶴臯

起兵援張氏二子自以嚴莊尚讓為比莊嚴

初為安祿山掌簿後為衛史大夫及黃平王之伐也莊妻薛舍獲喜詣營曰莊欲降

乃約莊賜鐵券莊降授司農卿尚讓廣巢將尚君長弟初為衝天大將軍後與唐陳

景瑜戰不利乃降杖策登門鄧禹傳杖策追及於鄴李膺傳士有被其

容接者謂登龍門言鯉參其謀議遂陷嘉

興等郡未幾師潰民逃其皆赴水死洪武

高皇帝姓朱氏諱元璋中都鳳陽府人及滅元氏改國號曰大明改元洪武四

年華亭士人石若虛有故出近郊素與二

子友善忽遇之於途隨行僮僕數人氣象

宛坐見如平昔迎謂若虛曰石君無恙乎

若虛忘其已死與之揖讓班荆班布也左傳聲子遇

伍舉於郊班荆與食而坐於野談論逾時全忽慨然

長嘆曰諸葛長民有言貧賤長思富貴當

貴復履危機此語非確論苟慕富貴危機

豈能避堅葛長民晉人劉裕誅劉長辰謀欲為亂猶豫未決既而嘆曰貧

賤常思當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也晉張載嘗作確論言堅確一定世間寧有揚州鶴耶廣記有容各言所志或願

揚州刺史或願腰纏十萬貫或願乘鶴上天一人云願腰纏十萬貫乘鶴上揚州蓋

無三人也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

年此數語出劉黑闥既立為漢東王劉黑闥具

州漳南人唐德四年范願高雅賢謀反十所主劉氏告謁黑闥以告黑闥在家鈕

菜見雅賢喜仍殺牛饗士乃起兵後臨死為諸葛德威所敗罵曰狗輩負我

乃云我幸在家鈕萊為高雅賢輩所誤至

此陋哉斯言足以發千古一笑也賈曰黑

闥何足道如漢之田橫橫自立為齊王及其徒入海島高祖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候不來且舉兵加誅橫與客二人乘傳

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謂二客曰橫始與漢祖俱南面稱孤今漢士為天子橫乃為亡

虜而此面事之耻已甚矣自劉而死高祖以王禮葬之其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

下從之容在海島者尚五百唐之李密密

人帝使使召之聞橫死皆自唐之李密密

人大業末說翟讓起兵唐高祖以書召之密自恃兵強欲為盟主復書曰同心戮力

孰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唐祖笑曰密安自矜大非折簡可致不如

同 殺

上人恐入誤

畢辭推獎乃使人推為盟主密喜後兵敗人關高祖使人迎勞密喜謂其徒曰吾功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慶我亦可謂鐵中

錚錚者也

漢光武謂徐宣曰鄉鐵中錚錚唐中夜佼者

橫始與

漢祖俱南面稱孤耻更稱臣逃居海島可

以死矣乃眩於大正小侯之語行至東都

而死密之起兵唐祖以書賀之推為盟主

及兵敗入關乃望以台司

三公上應王台故丞相府稱台

司見處其無知識如此大丈夫死即死矣

何忍向人喉下取氣耶夫韓信

信佐高帝定天下後

與陳謀反建炎漢之業

漢用火德故曰炎漢

卒受

誅夷劉文靜啓晉陽之祚

文靜與宮監裴寂說弘化留守

李淵起兵晉陽伐隋受禪後文靜自以材能與裴寂遠甚而寂用霍恩居右意不平

遂有隙後文靜妻失寵其兄上變告絡加

戮辱彼之功臣尚爾於他人何有哉全曰

駱賓王佐李敬業起兵擢武氏之惡及兵

敗也復能優游靈隱詠桂子天香之句

徵檄

終

王

兵之文曉慰軍民之書駱賓王義烏人七
歲能詩賦李敬業之孫與為柳州司馬
起兵謀誅諸武氏即武后璽也駱賓
王檄其略曰一杯之士未乾六尺之孤安
在試觀今日之城巾竟是誰家之天下后
見之瞿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
相失人唐宋詩話宋之問至江南遊靈隱
寺月夜行吟曰鷲嶺鬱峩龍宮隱寂寥
下聯搜竒久之有老僧曰夜深不寐吟風
甚苦何耶之問荅曰欲留題此寺而興思
不屬試吟上聯僧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
門對浙江潮之問悽然遂續吟終篇曰桂
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
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周待入天
台路看余渡石橋其聯即一篇之警策也
遲明訪之已不復見之問詰之寺僧荅曰

此駱賓王也當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
將帥慮失大魁因求類二人狼者函首以

獻黃巢擾亂唐室罪不容誅至於事敗乃

削髮被緇逃遁跡題詩云鐵衣着盡着

僧衣黃巢曹州冤句人也乾符二年與濮
賊王仙芝叛陷東都唐遣高駢討之

巢甥王言斬巢首乃降羅大經鶴林王露
云昔黃巢敗績之後脫身自免髡髮為僧

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陶穀
五代亂紀載黃巢道免後祝髮為浮屠有

詩云三十年前山上飛缺衣着盡着僧衣
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闌看落暉近世

王仲言亦信之筆于揮塵錄殊不知此乃
以元微之贈度師詩竄易裂合二為一

缺心鐵
字誤



元集可致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
 名藏盡僧衣石榴園下擒生屢獨自閑
 行獨自歸其二曰三陷思明三突圍鉄衣
 盡納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閑凭闌于
 落若二人者身為首惡而終能脫禍可
 謂智術之深矣賈笑曰審如此吾輩當愧
 之矣全遠曰故人在坐不必閑論他事徒
 增傷感尔因解所御緑裘今僕於近村質
 物相贅也酒而飲酒至飲數巡若虛請於二子
 曰二公平日篇什播在人口今日之會可

無佳製以記之乎於是籌思移時全詩先
 成即吟曰

幾年兵火接天涯白骨叢聚也中度歲華

杜宇有冤能泣血杜宇一名杜鵑一名子規一名謝豹一名

巧婦一名蜀魄寰宇記黃帝子昌意封其支庶於蜀始稱王自名蚕叢次栢權

次魚鳧後王曰杜宇荆人驚靈死而其尸泝江至岷山下見杜宇自以德不如

驚靈禪位仍亡去化為怨鳥自呼曰不

如歸蜀人聞其鳴曰我望帝也啼則口
 物有鄧攸無子可傳家鄧攸字伯道求嘉末汝于石勒

與其妻步擔其兒及弟之子縵而度不能兩全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乃棄其子而去依終無子當時人曰天道無知使伯道卒而無嗣當

時自訛遼東豕

漢朱浮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功高台時遼東

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焉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功論於朝廷

則遼東豕也今日翻成井底蛙

馬援謂隗囂曰

子陽井底蛙耳子陽公孫述字

一片春

光誰是主野花開滿蒺藜沙

蒺藜草名子有三角

刺人宋人治作鉄蒺藜棗陽之圃苞再與布蒺藜佯遁金人逐之中者十踏七

八自是競為兵備凡經戰之場遍沙皆有鉄蒺藜故戰場謂之蒺藜沙

賈繼吟曰

漠漠荒郊鳥倦飛人民城郭嘆都非愁

纏病骨何須葬血汚遊魂不得歸

杜詩血汚

遊魂歸不得

麥飯無人作寒食

謝枋得書云捧麥飯洒太

母之陵蓋寒食麥飯洒墳恐非古俗自近代始有之又禮月令春食麥自冬至

清明凡一百五日以龍忌之禁禁火故云食寒後漢周舉為并州刺史俗以介

子推焚死之故每冬中取一月綈袍有為寒食莫敢烟舉為革之

淚哭斜暉

緇袍厚縞袍也史記范雎傳

魏相咎擊雎折脅摺齒卷以箕置廁中更溺之雎為奏相及賈之來使于秦也

雎陽為傭人出迎于郊賈見雎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取緇袍與之至秦丞相府

置 臣賈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因謂賈曰所以得死者緇袍戀戀有故

人之意 生存零落皆如此惟恨平生雅也

志違

吟已若虛駭曰二公平日吟咏極宕

宕蕩同放

也 今日之作何其哀傷之過與疇昔大不

類耶二人相顧無語但愀然長嘯數聲

須臾酒罄音磬告別而去行及十數步聞

無所見若虛大驚始悟其死久矣但

見林梢烟暝嶺首日沉烏啼鵲噪於叢薄

之間而已木曰叢草曰薄急投前村酒家訪其所

以取質酒之裘視之則觸手紛紛而碎若

蝶翅之搏音團飛翔貌風焉若虛借宿酒家明

早急回其後再不敢經由是路矣

金鳳釵記

大德中

大德元武宗年號

揚州

今直疑南京

富人吳防

禦

武官職

居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為隣交

契甚厚崔有子曰興哥防禦有女曰興娘

俱在襁褓

負兒衣也衣襁藉曰褓

崔君因求女為興

哥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

以金鏤為鳳形

一隻為

約既而崔君遊宦遠方凡一十五載並無

一字相聞女處閨闈

宮中門

年十九矣其母

謂防禦曰崔家郎君一去十五載不通音

耗

郎息耗漢董仲舒策察天耗下之息耗註云善惡也

興娘長成矣

不可執守前言令其挫

折欠也

失時節也防

禦曰吾已許吾故人矣况誠約已定吾豈

食言者也

湯誓朕不食言註言已出而反吞之也左傳孟武伯惡郭重曰

何肥也公曰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感

疾沉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之慟臨歛

毋持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夫家物也

今汝已矣吾留此安用遂簪猶棹也於其髻

而殯焉殯之兩月而崔生至防禦延接之

訪問其故則曰父為宣德府即今萬全都司直隸此京

理官而卒理官如今各府推官母亦先逝數年矣今

已服除故不遠千里而至此防禦下淚曰

與娘薄命為念君故得疾於兩月前飲恨

而終今已殯之矣因引生入室至其靈几

前焚楮錢以告之錢楮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後世廢幣而用

楮舉家號慟防禦謂生曰郎君父母既汝

道途又遠今既來此可便於吾家宿食故

人之子即吾子也勿以與娘歿故自同外

人即今搬挈行李搬運也移也挈提也左傳行李之往來無不利

焉註李理也說文行李之李字古文使字之誤也今人誤以行裝通稱行李也於

門側小齋安泊也止將及半月時值清明三

節防禦以女新歿之故舉家上塚漢光武詔岑彭

過家上塚然寒食上墓自唐開元中始與娘有妹曰慶娘年

十七矣。是日亦同往。惟留生在家。看守至

暮而歸。天已曠黑。曠日入餘光也。生於門左迎接。

有轎二乘。轎今之有與也。前轎已入。後轎至生前。

似有物墮地。鏗然作聲。鏗金石聲。生俟其過。急

往拾之。乃金鳳釵一隻也。欲納還於肉。則

中門已闔。不可得而入矣。遂還小齋。明燭

獨坐。自念婚事不成。隻身孤苦。寄跡人門。

亦非久計。長嘆數聲。方欲就枕。忽聞剝啄。

扣門聲。剝啄鴛呀木聲。詩剝啄有客至門。問之。則不

荅。不問。則又扣。如是者三度。乃啓關視之。

則一美姝。音殊羨女也。立於門外。見戶開。遽蹇

也。舉裙而入。生大驚。女低容歛氣。向生細語。

曰。即不識妾耶。妾即興娘之妹。慶娘尔。向

者。投釵轎下。郎拾得否。即挽生就寢。生以

其父待之厚。辭曰。不敢拒之。甚確。至于再

三。女忽頰尔。怒曰。頰宋玉賦頰薄怒而自持。曾不可乎。犯干註頰。

凡

縹色 吾父以子姪之禮待汝置汝門下汝
狗 乃於深夜誘我至此將欲何為我將訴之
 於父訟汝于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
 而從焉至曉乃去自是暮隱而入朝隱而
 出往來於門側小齋及一月有半一夕
 謂生曰妾處深閨君居外館今日之事幸
 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魔好事亢人以
供佛為好事
多魔佛氏以魔為外道不能降伏諸魔則
覺性反為魔道以誤魔者鬼之多忌者也

佳期易阻

佳期楚辭與佳期也

一旦聲跡

彰露親庭罪責閉籠而鎖鸚鵡

能言鳥朱
味翠頂金

眼玄項碧羽頰足青居好事者護養離籠
以為翫白樂天詩應似朱門歌舞妓深藏

牢閉後房中顧况詩雲木何時兩翅翻玉
籠金鎖底煩冤與娘以鸚鵡自比恐事覺

被繫

打鴨而驚鴛鴦

宋呂士隆知宣州好
答妓適杭州得一妓

喜之後郡妓有小過欲答之妓曰不敢辭
罪恐杭妓不安隆乃舍之梅聖俞詩莫打

鴨打鴨

在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

若先事而發懷璧而逃

史記趙王得和氏
璧秦請易以十五

城蘭相如奉璧入秦度秦王負約乃使從者衣褐懷璧從徑道亡歸今興娘欲先事而逃故懷璧喻之

或晦迹深村或截蹤異郡庶得優游偕老不致睽也乖離也生頗然其計曰

君言亦自有理吾方思之因自念零丁孤無助

孤苦素乏親知雖欲逃亡竟將焉往

嘗聞父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人也居鎮

江呂城鎮江府名今直隸南京呂城在府丹陽縣吳呂蒙所築以耕

種為業今往投之庶不我拒至明夜五鼓

即五更漏也與女輕裝而出買船過瓜洲

揚子江渡名在揚州府渡有瓜洲鎮奔丹陽屬鎮江府訪于村氓

果有金榮者家甚殷盛也富見為本村保正

生大喜直造其門至則初不相識也生言

其父姓名爵里及已亂名即兒名古人以為小字也方

始記認識也則設位而哭其主左傳魯公孫歸父聞宣公

薨壇惟哭踊即此意也捧生而拜於座曰此吾家即

君也生具告以故乃虛正堂而處之事之

如事舊主衣食之需與須同意供給甚至

生處榮家將及一年女告生曰始也懼父

母之責故與君為卓氏之逃卓氏蜀臨邛富人卓王孫

之長女名文君字妙姬司馬相如與臨邛

今王吉善王孫聞令有貴客為具召之時

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

奔相如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後相如遷文

園令將茂陵女為妻文君作白頭吟曰

悽悽復悽悽嫁女不須啼但願一心白

頭不離蓋出於不獲已也今則舊穀既沒新

穀既登出論歲月如流已及暮矣且愛子

之心人皆有之今而自歸喜於再見必不

我罪况父母生之恩莫大焉孝經豈有終

絕之理盍猶言何不也往見之乎生從其言與

之渡江八城將及其家謂生曰妾逃竄一

年今遽與君同往或恐逢彼之怒詩相舟

君宜先往覘之妾整舟向岸也舟於此以俟

臨行復呼去聲生回以金鳳釵授之曰如或

疑拒當出此以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聞

入記

之欣然出見反致謝曰日昨顧待不周也

致君不安其所而有他適老夫之罪也幸

勿見怪生拜伏在地不敢仰視但稱死罪

口不絕聲防禦曰有何罪過遠出此言願

賜開陳釋我疑慮生乃作而言曰曩者

嚮者指前日也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

孟子云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以此

喻君子忘義而仕者蓋自齊自媒者固士女之不義也犯私通之律

律文和奸即是私通元六典不告而娶竊

凡男女和奸者斷罪離異負而逃孟子曰舜不告而娶又瞽竄伏村

墟遷延歲月音容久阻書問莫傳情雖篤

於夫妻恩敢忘乎父母今則謹携令愛

人稱他人子曰賢胤同此歸寧詩葛覃歸寧

賢郎君之類是也伏望察其深情恕其重罪推已及人

寧安也歸而問安也使得絡能偕老永遂于飛左傳

為怨即霓大人有溺愛

過卜陳完曰鳳凰于飛和鳴大人有溺愛

然

之恩

大學云人莫知其子小子有宜家之

樂

詩之子于歸宜甚室家

是所望也惟真憫焉防禦

聞之驚曰吾女卧病在床今及一歲

稀曰饘粥曰粥

不進轉側須人

須猶待也

豈有是事耶

生謂其恐為門戶之辱故飾詞以拒之乃

曰目今

猶言即今

慶娘在於舟中可令人舁

對舉

也取之來防禦雖不信然且令家僮馳往

視之至則無所見方詰怒崔生責其妖妄

生於袖中出金鳳釵以進防禦見始大驚

曰此吾亡女與娘殉葬之物也

殉以物從葬也

胡

為而至此哉疑惑之際慶娘忽於床上歛

然而起

歛暴起貌

直至堂前拜其父曰興娘不

幸早辭嚴侍

近世士子總於父前曰嚴侍稱於母前曰慈侍

遠棄

荒郊然與崔家郎君緣分未斷

緣分佛經有十百十

因之語凡人過去生習心未除故必於現在生結為夫婦以續前因如追償宿債然

東坡詩云傷心一念償前債今之來此意

彈指三生斷後緣蓋本於此

亦無他特欲以愛妹慶娘續其婚尔如所

請肯從則病患當即痊愈痊愈也不用妾言

命盡此矣舉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

辭舉止則與娘也父詰之曰汝既死矣安

得復於人世為此亂惑也對曰妾之死也

冥司佛經所謂地府有閻羅等以妾無罪

不復拘禁得隸后土夫人隸屬也后土夫人禮記共工氏

之子曰后土是謂句龍氏即地祇也或曰富媪賣植頌德配帝皇實為靈主帳

下掌傳殘奏妾以世緣未盡故特給假一

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因緣尔父聞其語

切乃許之即歛容拜謝又與崔生執手歔

歔為別歔歔楚詞曾歔歔余且曰父母許

我矣汝好做古作字嬌容慎無以新人而

忘故人也言訖止慟哭而仆于地視之死

矣急以湯藥灌之灌淚也移時乃甦古蘇字更生也

疾病已去行動如常問其前事並不知之

殆如夢覺遂消吉

其吉日也言擇

續崔生之

婚生感興娘之情以釵貨于市得鈔二十

定

元中統鈔法以鈔五十一兩為一定

盡買香燭楮幣質詣

瓊花觀

一名唐昌觀一名蕃觀在揚州城東即古后土廟觀中有瓊花一名玉

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之

醮道家祠天祈

福之祭名猶佛氏水陸道場也

復見夢於生曰蒙君薦拔

薦進也拔擢也言薦福於神而拔擢於鬼趣也

尚有餘情雖隔幽

明實深感佩小妹柔和宣善視之生驚悼

而覺從此遂絕嗚呼異哉

還龜首尾與張鎰季女倩娘嫁

王宙事略同事具勝穆記

聯芳樓記

吳郡

漢為吳郡元改平江路今為蘇州府直隸南京

富室有姓薛

者至正初居于閭闔門外

即蘇州城西郭門也

以糶

米

賣米也

為業有二女長曰蘭英次曰蕙英

皆聰明秀麗能為詩賦遂於宅後建一樓

以處之名曰蘭蕙聯芳之樓適承天寺

府在

西北隅一寺名能仁寺僧雪窓善以水墨寫蘭蕙乃

以粉塗四壁邀其繪畫繪畫采也於上登之者

藹然如入春風之室矣二女日夕於間吟

詠不輟有詩百首號聯芳集好事者往

往傳誦時會稽秦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漢

會稽今紹興府會稽縣即古會稽郡地也楊鐵崖製西湖竹枝

曲揚鐵崖元詩人名維禎字庶夫本紹興府諸暨縣人元亡不仕寓居杭州吳山

鐵冶嶺號鐵崖嘗與茆山張貞居苔溪劉九成為唱和交作西湖竹枝曲其略曰蘇

小門前花滿株蘇公堤上好當壚南官北史須到此江南西湖天下無此類凡十章

蓋詞之源始於劉禹烏禹錫謫夜郎風俗陋甚喜祀巫鬼每祀歌竹枝鼓吹乃倚其

聲作竹枝詞西湖在府西周四三十里和者百餘家鏤刻版

書肆二女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

獨無竹枝曲乎乃效其體作蘇臺竹枝曲

十章曰

姑蘇臺上月團團姑蘇臺一名姑蘇臺在姑蘇山吳越春秋

闔閭就山起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下有百花洲越王句踐之栖於會稽也

使相者求羨女於國中得之苧蘿山採
薪之女曰西施鄭且飾以羅縠教以行
步習於土城山三年使大夫種吳王
夫差二、嬖之別立春宵宮、中作海
靈館造千石酒池、中作青龍舟盛陳
妓樂與西施張水嬉以為長夜飲伍子
胥諫曰臣恐不久為麋鹿之遊王不聽
及滅吳之後范蠡與西施裝其輕寶珠
玉乘舟浮五湖而去山有姑蘇臺下水
施姪而在西者曰西施

潺湲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

還 ○館娃宮中麋遊館娃宮在蘇州西靈巖山上前

西施去泛五湖臨姑蘇臺吳美人謂女為姓蓋以西施得名

精

舟五湖今在蘇州西南禹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之具區史記國語謂之太湖圖經以貢遊晉及梅梁金鼎為五湖韋昭以胥蠡洮瀟及太湖為五湖

香魂玉骨歸何處不及真娘葬虎丘真娘吳中樂妓墓在虎丘山下寺中李商隱白樂天皆有詩 ○虎丘山

上塔層層虎丘山在蘇州西北一名海涌山下有劔池越絕書云

闔閭葬此山下三日金玉之精化為白虎蹲踞其上因各焉或云秦始皇嘗登此將發塚有 **夜靜分明見佛燈約伴燒**白虎出焉

香寺中去自將釵釧施山僧釵婦人岐笄也到音

四十三

指

繼

穿臂銀也漢順帝賜孫程等金釧指環 ○門泊東吳萬里

舩烏啼月落水如煙寒山寺裏鐘聲早

漁火江楓惱客眠寒山寺在蘇州吳縣西用唐張繼楓橋夜

泊 ○洞庭金柑三寸黃洞庭蘇州府西

橘柚每秋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樹相差間於巖壑望之若圖畫也金柑即

黃柑宋彭城王義康獻大柑皆三寸柑也杜詩三寸黃柑猶自青笠澤

銀魚一尺長笠澤今在吳縣南一名吳

魚秋東南佳味人知少隋煬帝曰金鱸

玉食無由進尚方玉食書惟璧玉食註

街府猶今 ○荻芽抽笋棟音花開荻荏

花爾雅高丈餘葉密如槐而尖三四月間開花紅紫色實如小鈴俗謂苦鈴子

亦名金鈴子唐詩二十四番花信風棟

風乃其終也周禮漉氏以棟為灰為棟

絲不見河豚石首來河豚石首俱出崑

鱗觸之則怒氣滿腹肝與卵食之必殺

人至暮春此魚始肥大而江淮人漁以

為則未嘗見害河豚莖而能敬人故俗呼早起腥

街不街誤

棟同

棟

敬恐教誤

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楊柳青

青楊柳黃青黃變色過年光妾似柳絲

易憔悴即如柳絮太顛狂○翡翠雙飛

不待呼翡翠一種而有二色翡翠赤羽翠青羽珍禽也鴛鴦並

宿幾曾孤鴛鴦匹鳥也毛有文采雌雄未嘗離人得其一則其一必

自死寶帶橋在蘇州西南橫跨澹臺湖生憎寶帶橋頭水

半入吳江半太湖○一網音瓜青鳳髻

綠於雲鳳髻炎韞子周文王時髻上加翠翹花傳其鈿粉高髻名鳳髻

玳

八字牙梳白似銀赫胥氏始造二十四齒梳後世雜以象牙

玳瑁為之其製形如八字故曰八字梳如漢武宮中掃八字眉之類斜倚

朱門翹首立翹首即矯首言企望也往來多少斷

腸人○百尺高樓倚碧天闌干曲曲畫

屏連儂家自有蘇臺曲儂吳人自稱曰儂不去

西湖唱採蓮越中曲名見上

他作亦皆稱是其才可矣鐵崔見其橐

草橐也手寫二詩於後曰

錦江在城都府南蜀人只說薛濤濤

妓有才色元稹之使蜀也府公嚴司空

遺濤往侍後稹寄詩云錦江滑賦峨眉

秀化出文君與薛濤濤即松花濤濤好

製小詩惜其幅大乃挾小之時人以爲

薛濤濤吳郡今傳蘭蕙文采風流知有

自連珠合璧照華筵漢律曆志日月如

○難弟難兄並有名英英端不讓瓊瓊

薛瓊人唐明皇宮人與其妹英英俱善

彈箏書生崔懷寶贈瓊詩曰平生無

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佳人纖手子研

羅裙上放嬌聲瓊二與懷寶逃去遇赦

得免好將筆底春風句譜作瑤箏絃上聲

由是名播遠邇咸以爲班姬蔡女班姬漢

好能文蔡女漢蔡邕女名琰魏官復出易

號爲文姬能通經史又能知音

安淑真而下不論也易安姓李趙朴子明

蒲

舟嘗曰猥以蒲柳之弱質配茲駟僮之下

材有玉集淑真姓朱工於詩詞作斷腸

詩亦作斷腸詩劉後其樓下瞰官河也視

村選其詩集傳於世

河在閬舟楫皆經過焉崑山有鄭生者亦

閩門外甲族猶甲其父與薛

甲族崑山蘇州屬縣甲族猶甲其父與薛

素厚乃令生興販於郡至則泊舟樓下依

薛為主薛以其父之故待以通家子弟孔

謂李膺曰孔子與老君相師友融與君累世通家往來無間也生

以青年氣韻溫和性質俊雅夏月於船首

澡浴也二女於窓隙窺見之以荔芰果名

青華朱實大如鷄子生九貢交趾一雙投下生雖會其意

然仰視飛峻宇縹紗於宵漢即雲漢萬物之精上

為列星黃河之精上為天漢天漢是銀河也自非身具羽翼莫

能至也既而更深漏靜月墮河傾萬籟俱

寂萬籟即萬物之有聲者也莊子有天籟地籟人籟之說企立船舷

如有所俟忽聞樓窓啞然有聲顧盼之頃

則二女以鞦韆絨索垂一竹兜鞦韆北方山戎以青

輕趨者漢武帝以為後庭之戲絨索絲繩也竹兜具納曰竹轎也墜於其

前生乃乘之而上既見喜極不能言相携

入寢盡繾綣之意焉繾綣不長女口占陳

召吏治私書凭几口占註口占隱度也一詩贈生曰

玉砌雕欄花雨枝相逢恰是未開時嬌

姿未慣風和雨分付東君好護持東君楚詞

東皇太一是也或云太皞司春之神

次女亦吟曰

寶篆烟消燭影低寶篆香爐也枕屏搖動鎮

帷犀開元中交趾進犀角以金盤置於殿中煖氣襲人此乃壁寒犀也杜

收之詩虎睛珠終祿金盤犀鎮惟東坡詞夜風搖動鎮帷犀風流好

似魚遊水纔過東來又向西

至曉復乘之而下自是無夕而不會二女

吟詠頗多不能盡記生耻無以荅一夕見

案間有剡溪玉葉殘剡溪在紹興府嵊縣溪上多藤絨工剡皮

為絨其精者為玉葉殘檀名海內唐舒元興有吊古藤文遂濡筆題一

詩於上曰

誤入蓬山頂上來芙蓉芍藥兩邊開芙蓉

荷花也亦此身得似偷香蝶遊戲花叢

日幾迴

二女得詩喜甚藏之篋笥已而就枕生復

索其吟詠長女即唱曰

連理枝頭並蒂花

戰國時韓憑為宋康王舍人其妻何氏美

王欲之使憑築音陵臺而望之何氏作詩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

當奈何遂自縊憑亦死王怒令埋之雨塚相望經宿忽見有梓木生二冢上根

交于下枝連其上有鴛鴦栖其顛青陵臺今在開封府封丘縣江湖紀開云宋

時有男女自悅相私者為父母所覺俱投水而死水中遂開並蒂荷花人以為

情明珠無價玉無瑕

明珠蚌珠也瑕玷也

鴛家

次女續曰

合歡幸得逢蕭史

古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采雙

鴛鴦裁為合歡被會合歡樂也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白鶴孔雀穆公

女弄王亦好吹簫公乃妻焉教弄王降鳳鳴築臺居焉積數十年鳳凰來集一

朝隨鳳而去後人名其臺曰鳳女乘興

難同訪戴家

晉王子猷大雪夜開室命酌四望皓然因吟招隱詩

忽憶戴逵二時在剡縣便乘小舟詣之既造門不見而返或問之曰乘興而來

興盡而返門必見安道教安道逵字也

作

長女又續曰

羅襪生塵魂蕩漾
瑤釵墜枕鬢髮垂

貌

次女結之曰

他時泄漏春消息
禮記註陽生為息陰死為消廣韻以為音

信不悔今宵一念盪
楊妃外傳妃子恐由此一念又墮下

界陸放翁詩過去生中差一念

遂足成律詩一篇又一夕中夜之後生忽

悵然曰我本羈旅
左傳羈旅之臣註托跡

門下今日之事尊人固知一旦事跡彰聞

恩情間阻則樂昌之鏡或恐從此而遂分

古今詩話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後主叔寶之姝樂昌公主陳襄謂其妻曰國破汝

必入權豪之家倘情緣未斷倘真相見乃破鏡各分其半約曰正月望日賣於成都

市及陳亡其妻果為楊素所得德言至成都市有蒼頭賣半鏡德言引至其居設食

具言其故出半鏡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婦娥影空餘明月

揮陳氏見之位涕不食素知之乃召德言還其妻陳氏為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

滅

對舊官笑啼俱不延平之劍不知何時而

再合也

張華傳初吳之末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

緯象要煥共宿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曰少時相者言當得寶劍佩

之斯言豈效歟即補煥豐城今到縣掘獄果得雙劍並刻題一日龍泉一日太阿送

一遺曰華華曰干將莫邪可復至否然天神物終當復合及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

雷華持劍經延平津劍躍墜水中使人沒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沒者懼而返張公

終合之論此其驗乎延平津因哽咽泣下在延平府南平縣今名劍津

二女曰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久處閨闈粗

通經史非不知鑽穴之可醜

孟子鑽穴隙相窺踰牆相

從則國人韞續之可佳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此韞續而蔽

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然而秋月春花

每傷虛度雲情水性

雲情喻情之無定水性喻性之無常失

於自持曩者偷窺宋玉之墻

宋玉好色賦天下之美者

莫若楚之羨者莫若臣里之羨者莫若臣東家之女登墻窺臣三年至今未

許自獻卞和之璧感君不棄

楚人卞和荆山崑谷中得

一玉璜以進楚文王王使玉工視之曰石也則左足武王立又進之王曰昔日欺我

則

卞

賦

欺刑

先君今復敗我則右足和抱琰泣於荆山之下
疑之使王工琢之果莪玉特賜俯從雖六

禮之未行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諒一言之已

定方欲同權衽席莊子社席為懼註卧席也永奉衣巾

奈何遽出此言自生疑阻鄭君鄭君妾雖

女子計之審矣他日機事彰聞親庭譴責

若從妾所請則終奉箕帚於君家少康作箕帚以

為婦人竈曰之用單父人呂公相漢高帝曰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

箕帚如不遂所圖則求我於黃泉之下左傳

鄭莊公曰不及黃泉毋相見也註地下泉曰黃泉必不再登他門

也生聞此言不勝感激未幾而生之父以

畫督生還家女之父見其盤桓不去盤桓難進

之貌亦頗疑之一日發樓於篋中得生所為

詩大駭然事已如此無可奈何顧生亦少

年標致猶秀特也門戶亦正相敵乃以書抵至也

生之父喻其意生父如其所請仍命媒氏

通二姓之好媒謀也言謀合二姓也問名納采音

以為婿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言男附女家也是時生年二

十有二長女年二十幻女年十八矣其下

人多知之或傳之為堂記云掌書記之人

令狐生冥夢錄

令狐讓者令狐姓畢公高之後魏顯剛直

之士也生而不信神靈傲誕自得傲世故

為有言及鬼神變化幽冥果報之事果報佛經

疏善惡有業曰果必大言折之所居隣近

有烏老者家貧財也臣富貪求不止敢為不

義凶惡著聞一夕病卒卒之三日而再甦

人問其故則曰吾歿之後家人廣為佛事

多焚楮幣古人祭必用幣帛後世以紙錢代幣謂之楮幣冥官喜

之因是得還讓聞之尤其不忿忿即噴字言甚怒不

吐實也杜詩不分桃花紅勝錦分字忿同亦用俗下文字今吏典供詞多有不忿語

怒意曰始吾謂世間貪官污吏受財曲法

富者納賄而得全

賄貨也 以貨贖罪曰賄

貪者無貨

而抵罪

漢高紀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抵當也使各當其罪也

豈意冥府乃更甚焉因賦詩曰

一陌金錢便返魂

一陌唐用陌錢法陌即百也又云八十為

也一陌公私隨處可通門

幽閑錄張延嘗判度支聞有一

冤獄公意欲平反一日視案上有一帖云奉錢二萬貫公怒悉杖吏杖之次日

於盥洗所又見一帖云奉錢十萬公嘆曰錢至十萬可以通神門矣此不可回

吾懼禍及鬼神有德開生路日月無光

照覆盆

李白詩願借羲皇景為人照覆盆抱朴子云是責三光不照覆

盆之內也貧者何緣蒙佛力富家容易受天

恩容易甚

早知善惡都無報多積黃金

遺子孫

漢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籩不知教子一經

詩成朗吟數過

朗吟高吟也

是夜明燭獨坐忽

貌有二鬼使狀狼獾惡

獾亦惡也

徑至其前曰

直徑

也地府奉追

奉命追捕也

譏大驚方欲辭避一

人執其衣一人挽其帶驅迫出門足不履

須

地順史已至須史猶見大官府若世間臺

省之狀臺觀之四方高者五經要義天子

府通稱臺省漢諱元后二使將譏入門遥父各禁字改禁為省

望殿上有王者被冕據案而坐黃帝初作冕古大夫

皆冕後世只以帝王冠稱冕二使挾譏伏於階下上殿

致命曰奉命追令孤譏已至即聞王者厲

聲曰厲嚴也既讀儒書不知自檢敢為狂辭

誑我官府合付犁舌獄誑欺也犁舌獄拘海法誑言之人以

盡惡書字

舌犁耕以苦之遂有鬼卒數人牽捧令去捧持頭

譏大懼攀挽檻楯不得去楯亦也俄而檻折

乃大呼曰令孤譏人間儒士無罪受刑皇

天有知也皇大也乞賜昭鑑見殿上有一綠袍

秉笏者號稱明法稟於王曰稟告也此人好

許許攻發人之陰私也遠爾加罪必不肯伏不若令

其供責取犯明正其罪當無詞也供進也追罪人

自進之詞也王曰善乃有一吏操紙筆置於譏

許當作許

前逼其供狀譏固稱無罪不知所供忽聞

殿上曰汝言無罪所謂一陌金錢便返魂

公私隨處可通門誰所作也譏始大悟即

下筆大書以供曰

下去聲廣韻行下也杜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

有神

伏以混淪二氣

混淪猶混沌也言陰陽二氣混、沌二如雞子亦分

也初分天地之形高下三才

天地開關輕清者上為天

重濁者下為地陽數起於一極於九故謂之九天陰數起於二極於十故謂之十地

天地之間則相去九萬里黃帝使大章步自東極至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南極亦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三才天

地人也以體言則天地以用言則二儀也二儀謂之才、者用之著也故二儀

與人謂之三才不列鬼神之神數降自中古始肇

多端自夏殷以降謂之焚幣帛以通神

誦經文以誦佛誦也於是名山大澤名

祀典所載有名之咸有靈焉古廟叢祠山名

亦多主者蓋以群生昏墊戰國策恒思有叢註叢鬼

所愚也史記陳勝傳吳廣之次近所旁

叢祠中狐鳴呼曰陳勝王註叢祠草木

岑鬱之神祠也衆類冥頑或長惡以不悛

也墊暗弱也冥愚冥也頑左傳心不則或行凶而自

德義之經為頑悛改也

恣以強凌弱恃富欺貧上不孝於君親

下不睦於宗黨貪財悖義見利忘恩天

門高而九重莫知楚詞招鬼虎豹守關

九重皆使虎豹守其閑地府深而十殿是列立剗

燒春磨之獄地府十殿佛經秦廣王殿

鑿湯地獄宋帝王殿管寒水地獄五官

王殿管翎樹地獄閻摩王殿管拔舌地

獄變成王殿管毒蛇地獄泰山王殿管

剗確地獄平等王殿管鉅斛獄都市

王殿管鉄床地獄轉輪王具輪迴報應

殿管黑闇地獄判割截也

之科佛經一切衆生十習未除故出入

解下獄字當
忍地

縁受形往復輪迴萬劫不息使為善者勸而益勤為

惡者懲而知戒可謂法之至密道之至

公然而威令所行既前瞻而後仰聰明

所及反小察而大遺貧者入獄而受殃

富者轉經而免罪

佛經云凡人為死者

罪業得生天堂唐蘇仁欽嘗讀金剛經然恃其豪富恣意宰殺一日暴死地府

將驅入刀山以其曾受金剛經功德延壽五十年乃放還 惟取傷

弓之鳥 戰國策有鷹從東方來更羸虛

羸曰其飛徐其鳴悲飛徐者痛也鳴悲者失羣也故問絃音而下杜詩傷弓

鳥雀飢黃山谷心 每漏吞舟之魚 前漢

如傷鳥怯虛彈 志網漏吞舟之魚 蓋 賞罰之條不宜如

至如譏者三生賤士 有一省郎夢至碧巖下一老僧

問當作聞

前香烟極微僧曰此檀越結願香烟檀越已三生矣第一生劍南安撫巡宮第

二生西蜀書記第三生即今生省郎洗然方悟又佛經過去未來現在為三生

一介窮儒左枝右梧 史項籍傳諸將莫敢枝梧註小枉為

枝斜柱為梧 未免兒啼女哭東塗西抹

謂營救也 亂曰塗長曰抹郎塗指批抹也廬仝詩

塗抹詩書如老鴨薛逢值新進士前導者曰回避新郎君逢曰莫貧相阿婆三

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孟言我亦往時舉 不救命蹇時乖偶以不平而鳴

子也 障退之送孟郊序 遽獲多言之咎悔噬

臍而莫及左莊公六年若不早圖耻搖

尾而乞憐司馬遷書猛虎在深山百獸

求食何則積威約之漸也退之書今蒙

責其罪名逼其狀伏批龍鱗批手擊之

傳批其逆鱗史記韓非傳龍之為蟲可

擾押而駢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嬰

之則必探龍領豈敢求生莊子河上翁

殺人料虎頭編虎鬚固知受禍料理

水得千金之珠翁曰夫千金之珠必在

九重之淵驪龍領下上子能得其珠者

必遭其言止此矣伏乞鑒

虎頭也莊子孔子曰料

虎頭編虎鬚幾不免

哉王覽畢批曰批如今令狐譔持論頗正難

以罪加秉志不回非可威屈今觀所陳實

為有理可特放還以彰遺直左傳叔向仍

命復追烏老置之于獄復遣二使送譔還

家譔懷二使曰僕在人間以儒為業雖聞

二使曰欲觀亦不難但稟知刑曹錄事耳

即引譔循西廊而行別至一廳文薄山積

錄事中坐二使以譔入白錄事以朱筆批

一帖付之帖僉押文字也其文若篆籀不可識籀篆

周宣王史籀作大篆譔出府門投北行里餘見鐵城

巍巍黑霧漲天守衛者甚衆皆牛頭鬼面

青體紺髮紺深青楊步色也各執戈戟之屬或坐

或立於門左右二使以批帖示之即放之

入見罪人無數被剥皮刺血剔心剔鮮剔

肉也刺割也叫呼怨痛宛轉其間楚毒之聲動

地至一處見銅柱二縛男女二人於上有

夜又以刃剖其胸夜又鬼卒頭有二角舉體青色亦有飛天夜又

能為幻術腸胃流出以沸湯沃之名為洗滌譔

問其故曰此人在世為醫因療此婦之夫

遂與婦通已而其夫病卒雖非二人殺之

原情定罪與殺同也故受此報又至一處

見僧尼裸體

露體也

諸鬼以牛馬之皮覆之

皆成畜類有越趨未肯就者

越趨行即不進也

鐵鞭擊之流血狼籍

離披雜亂貌

譔又問其故

曰此徒世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而乃不守

戒律貪媮茹葷

食菜曰茹葷蒜屬莊子顏回家貧不茹葷數月矣

故令化為異類出力以報人尔最後至一

處牘曰誤國之門見數十人坐鐵床上身

具桎梏

足械曰桎手械曰梏也

以青石為枷厭之二

使指一人尔譔曰此即宋朝秦檜也謀害

忠良

江湖雜錄秦檜置岳飛於獄於東窓下搗橘皮沉吟不決妻王氏問何故

檜以告王氏曰豈不聞縛虎容易

住東南第一山檜令隸卒何立物色追之

至一所宮殿嚴邃僧坐決事即作詩僧也

問人答曰此地藏殿方決陽間秦檜殺岳飛事須史數卒引檜至荷鉄枷囚首垢

面見立呼曰傳與夫人東窓事犯矣檜力

主和議枉殺岳飛斥逐張等諸賢馴致

亡迷誤其主故受重罪其餘亦皆歷仗誤

國之臣也每一朝革命書殷革夏命言革改天命也即

扶當作杖

驅之出令毒虺噬其肉飢鷹啄其髓骨肉

糜爛至盡復以神水洒之葉風吹之佛經地藏

菩薩慈爛一切衆生陷墜地獄受諸苦毒

警願齊度每至地獄振六環錫杖獄門自

開即以神水洒諸受苦衆生仍復本形北

因以業風吹噓便成形鷗儒曰世道曰塵佛不可出

革雖歷億萬劫曰劫其實即世也不可出

世矣譏觀畢求回二使送之至家譏顧謂

曰勞君相送無以為報二使笑曰報則不

敢望但請君勿更為詩以累我示譏亦大

也言死也

笑欠伸而覺欠伸呵欠乃一夢也及且扣

烏老之家而問焉則於是夜三更逝矣逝往

天台訪隱錄

台人徐逸台州今隸江布政司粗小通書史以端

午日端始也五月五日入天台山採藥在山

台州天台縣西道書云是山上應台星周

回八百里高一萬八千丈去天不遠路由

絕澗前有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

始得平地上有瓊樓玉關碧樹醴泉仙物畢具同行數人憚於涉

險中道而返惟逸愛其山明水秀樹木陰

翳進不知止且誦孫興公之賦而贊其妙

綽興公名縵作天台賦辭致甚工初成曰以示范榮期云卿賦擲地作金石聲也

赤城霞起而建標赤城山名入天台者先由赤城山為道山色皆

赤伏似晨霞亦謂之霞城也瀑布泉流而

界道瀑布亦山名是天台之西南峰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即雪崖也界

道猶分瓜也誠非虛語也更前數里則斜陽在

嶺飛鳥投木進無取抵退不及還矣躊躇

之間躊躇行不進貌忽澗水中有巨瓢流出喜曰

此豈有居人乎否則必琳宮梵宇也琳宮道觀

流當作流遂沿澗而行沿從流而下也不里餘至一澗

口以巨石為門入數十步則豁然寬敞有

居民四五十家衣冠古朴氣質淳厚石田

茅屋竹戶荆扉犬吠雞鳴葉麻掩映儼然

一村庄也見逸至驚問曰客何為者焉得

葉恐葉字

頑疑顧字
惟

而涉吾境逸告以入山採藥失路至此遂

相顧不語漠然無延接之意漠然無頑惟

一老人衣冠若儒者扶藜而前藜即今落

而為樹則可以為杖漢劉向校書天祿閣

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二頭出火用以

照向二問姓名我是太山藉天帝自稱太

學陶上舍太學國子監上揖逸而言曰山

澤深險豺狼之所嗥豺亦狼屬狗足長尾

謂之豺棘準吃也鮑照魑魅之所遊魑魅

賦風啤雨嘯昏見晨趨日又晚矣若固相

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見溺不援乃邀逸歸

其室坐定逸起問曰僕生於斯長於斯遊

於斯久矣未聞有此村庄也敢問上舍顰

感而荅曰上感也避世之士逃難之人若

述往事徒增傷感耳逸固請其故始曰吾

自宋朝已卜居於此矣卜居卜其宅居也

註人面鬼身四足好感

人山林異氣所生也

見孟子

丁酉之歲理宗名殉既長寓名太學居

率履齋是守約存心允蹈養正持志率履

誠意續置七齋曰觀化貫道務本累行立謹信時中循理後加置三齋曰節性經德

禮共二以講周易為眾所推度宗朝名襟

改名兩冠堂試國子監稱祭酒廳事曰祭

壑司業祭酒試之等第一登省薦禮郭稱南

上于禮部故稱堂試方欲立身揚名以顯

於世不幸度皇晏駕天子當晨起早作而

郭恐部字

心猶謂宮太后臨朝太后姓謝氏比兵元

渡江時事大變嗣君名焜度宗予改元德

祐之歲則挈家逃難於此其餘諸人亦皆

同時避難者也難去年深歲久因遂安馬

種田得粟採山得薪鑿井而飲堯時有老

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面架屋而

息寒往暑來日居月諸諸錄衣註但見花

開為春葉脫為秋全用陶淵明不知今日

諸當作詩
辟當作辭

是何朝代是何甲子也逸曰

今天子聖神文武

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

化之曰聖、而不可知曰神英

華發外曰文威之可畏曰武繼元啓運

混一華夏

書虞典蠻夷猾夏註夏明而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武

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國號

大明太歲在

逢攝提格

關逢歲在甲也提格歲在寅

也改元洪武之七載也

洪武元年戊申

上舍曰噫

吾止知有宋不知有元安知今日為

在下脫附字注關字作附提上脫提字

大明之世也願客為我略陳三代興亡之

故使得聞之逸乃曰宋德祐丙子歲元兵

入臨安

臨安即杭州高宗南幸遂以為都陞為臨安府德祐二年元伯顏人

海安遷三宮北行

三宮遷北

三宮謝太后少帝

是

歲廣王

名昞帝昞兄昞至元上

即位於海

上改元景炎未幾而崩謚端宗益王

名昞端宗

母弟也端宗崩陸秀夫等奉昞立于碙改元祥興

繼立為元兵所

迫赴水而死宋祚遂亡實元朝戊寅之歲

也元既併宋奄有南北逮至正丁未歷甲子一周有半而滅今則

大明肇統洪武萬年之七年也蓋自德祐

丙子至今上下已及百歲矣上舍聞之不

覺流涕涕鼻汁也已而山空夜靜萬籟寂然逸

宿於其室土床石枕亦甚整潔但神清骨

冷不能成寐尔明日殺雞為黍論語子路遇荷蕕丈

黍而食之人殺雞為黍以瓦盆盛松醪飲逸謝敷曰山家松醪酒

黃

闕闕闕共
闕字誤

熟吾不能飲上舍自製金縷詞一闕音决唐李錡妾杜秋

娘自製歌共詞曰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

須惜少年時空折枝後人因以為歌調闕終也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

樂一終曰闕前漢樂志葛天八關也歌以侑

觴曰也侑勸也夢覺黃梁熟夢黃梁見恠人間曲吹別

調棊翻新局一棊子翻覆無定也一

片殘山并剩水一片一段也杜詩剩水

水引江作池殘山假山也幾度英雄

天地間只是剩水殘山而已

爭鹿

幾度幾番也草之精華者為英獸

天下共逐之註

鹿喻君道也 筭到了誰榮誰辱

到了

白髮書生羞耐久

羞較也猶少許也耐

書生上舍

向林間嘯傲山間宿

王弘常

石枕於林泉僻處終

荆綠野飯黃犢

莊

百里奚飯牛

○市朝遷變成陵谷

許渾

聲東去市朝變詩十月

問東風舊家燕

子飛歸誰屋

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

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蓋詩意

晉之各族風流冠子江左今皆滅亡只

有舊時堂前之燕飛入于百姓之廬室

矣詩話多言王謝烏衣國事非是蓋陶

生感懷托問東風以舊家巢燕今歸誰

屋追傷前度劉郎今尚在劉禹錫元和

之甚也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

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

裏挑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再謫十四

年復入為主客郎重遊玄都觀桃花蕩

桃花菜花並喻前後新進之人始之謫
去復召也朝廷宰執一番新進後之謫
去再召也亦一番他新進以此托物寓
懷蓋陶生以劉郎自况追感國亡而已
尚存

不帶看花之福

楊萬里詩年々不帶看花福蓋陶生

自言逃世入山不為時宰薦辟
也看花雖曰福而實云福也

但兔麥

燕葵盈目

兔葵名似葵而葉小若葵有毛燕麥即瞿麥一名大菊

也此云兔麥燕葵字必誤也蓋陶生因
逸始聞宋亡仍想故都為墟借用劉說

羊胛光陰容易過

胛皆兩膊間唐書北狄骨利居潮海上書

長夜短日入烹羊
胛纔熟東方已明
嘆浮生待足何時足

晝

熟忍熟字

莊子其生也若浮宋人詩謀生樽有酒
待足何時足末老得閑方是閑

且相屬

蘇軾賦舉匏樽而相屬

歌罷復與逸話前宋舊事鹽鹽不厭

鹽二不倦

之意乃言寶祐丙辰親策進士文天祥卷在

四而理皇易為舉首

文天祥廬陵人仕宋為少保封信國公

山之敗被執至燕京見殺元學士王磐詩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宋亡

忠臣無慮數十人
而此其優者也
賈以道當國造第于葛

嶺
賈似道理宗賈貴妃之兄當國用事威權日盛嘗於葛嶺起第以為宴遊之所

時襄陽見鬪朝夕且降似道坐於葛嶺取
宮人娼尼有羨色者深樂縱遊葛嶺在抗
州西湖上因葛仙得名當時有朝中無宰相湖上有

平章之句一宗室任嶺南縣令獻孔雀二

孔雀文禽羅州山中多有之雌者尾短無
金翠雄者五年成大尾自喜其尾棲必先
擇置居之地土人取尾者持刀於叢篁之
間伺過忽斷其尾迴顧見之則金翠無光

彩矣置之圃中見其馴擾可愛即除其人為

本郡守襄陽之圍襄陽府名今隸湖廣布政司呂燠募

人以蠶書告急於朝咸亨四年元兵來圍襄陽文煥守城六年

捍禦備至蠶書告急於朝似道雖遣高達
等赴援道不通達等不用命文煥乃降募

購賞廣求也蠶書、奏辭藏之蠶丸
中使敵人搜索不疑且防水濕也其人

懶於似道曰襄陽之圍六年矣易子而食

折骸而爨左宣十五年宋華元夜登子反
床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折

骸而亡在朝夕而師相方且鋪張大平迷

惑主聽一旦虜馬飲江家國傾覆師相亦

安得久有此富貴耶遂扼吭而死漢劉敬
傳抱天

下之吭謝堂乃大后之姪理宗皇后謝
氏姪子也殷

富無比嘗夜宴客設水晶簾燒沉香火以

徑尺碼碯盤盛大珠四顆瑪瑙寶石也如馬腦大珠即照

夜珠光照一室不用燈燭優人獻誦樂語優人

伶優之人也樂語猶今致語之辭有黃金七寶酒甕重十

數斤即於座上賜之不吝謝后臨朝夢天

傾東南一人擎之力若不勝蹶而復起者

三已而一日墜地傍有一人捧之而奔覺

而徧訪于朝得二人焉厥狀極肖肖似也擎

天者文天祥捧日者陸秀夫也遂不次用

之陸秀夫楚州鹽城人端宗崩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

焉置之奉衛王昺共立為帝及厓山之敗知事不濟乃先驅妻子下海即負帝同溺

江萬里去國江萬里南康都昌人度宗朝為右丞相以直見忤賈似道

上疏乞祠不允後寓居饒州鑿池都民送

之郭外者以千計攀轅不忍捨去城門既

闔皆宿于野賈似道出督御白銀鎧印今水銀

甲真珠馬鞍千里馬二一馱督府之印督府

猶今都一載制書并隨軍賞格宣命之書

猶今勅書隨軍賞格以黃帕覆之都民罷市

而觀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又論當時諸臣

曰陳宜中謀而不斷陳宜中温州永嘉人

奉帝航海及淺之敗宜家鉉翁節而不

通院事以祈請使如元被拘聞宋亡哭泣

不食元世祖授官不受教授河張世傑勇

而不果張世傑涿州范陽人少從張柔仕

仰天呼曰天不欲存趙祀則風覆吾舟

遂李庭芝智而不達李庭芝隨州人仕宋

覆宋亡不屈阿朮殺之楊其最優者文天祥

州民皆慟哭如喪父母

乎如是者凡數百言皆歷歷可聽歷歷猶

是夕逸又宿焉明日告歸上舍復為古風

一篇以餞行曰祖而舍飲酒其側曰餞

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

以為行神也祖祭因饗飲也

建炎南渡多翻覆宋高宗名構初封康

狩構南奔渡江至應天府即位改元建
炎晉元紀有童謠曰五馬南渡一馬化

為泥馬逃來御黃屋康王南歸元人後

君廟困倦假寐忽有人唱云速起上馬

追兵至矣康王告以無馬其人曰已借

馬矣幸疾速加鞭康王起而瓌顧果有

匹馬跳身上馬一晝夜行七百餘里馬

偃不進下視則乃崔府君廟中泥馬也

黃屋漢高紀註天子車蓋以黃繒為蓋

也裏盡將舊物付他人後漢史論曰世祖

云天下大物高宗付天下於胡元江南

而無復有過河之志詩意及之

自作龜茲國龜茲國往西夷齊穆提婆

龜猶可作可憐行酒兩青衣金祐罕逼

著以青袍北行晉紀劉聰虜懷愍二帝

著青衣軍前行酒宋邵雍與人語及國

祚取晉出帝紀萬恨千愁誰得知五國

示之其言果驗

城中寒月照五國城在三萬衛北一千

崩於均州上人焚尸置石坑中以為燈

油先是徽宗隨術士林靈素遊月宮見

宋太祖與金太祖奉天帝勅圍碁賭天

下宋祖不勝甚有憂色又遇張天覺言

陛下向五國城忍寒受餓黃龍塞上朔

云時天覺死已數年矣

風吹黃龍塞契丹府名在漠北近女真

地朔風北風也朔蘇也萬物歸根

而復蘇也東窓計就通和好東窓秦檜齊名

鄂王賜死斬王老岳飛湯陰人志存恢復誓雪國耻嘗以盡

忠報國四字涅背高宗賜精忠旗以旌

異焉大業垂成秦檜恐和議不遂構罪

殺之後追封鄂王謚武穆韓世忠延安

人大敗金人為中興名將不主和議以

忤秦檜解職家居酒中不見劉四廂劉

進封鄆王謚忠武成紀人建炎間為四廂兵馬使屢捷大

功威著南比虜使館都高驛與其副飲

酒其副不肯飲呵之曰酒中湖上須尋

安得有劉四廂何不飲之宋五嫂西湖竹枝詞高

宋五嫂宋五嫂即大嫂西進魚羹於湖

湖上行東京鄰舍宋大嫂就船猶得進

上張雨詩光堯內禪罷言兵一翻御舟

魚羹累世內禪罷言兵孝宗光宗寧宗八

十餘年稱太平度皇晏駕弓劍遠漢郊

黃帝鑄鼎湖上鼎成有龍垂鬣下迎帝

鳥

乃駟昇天墮其弓百姓抗弓而號因名

曰鳥蹄又史記黃帝葬於橋賈相出師

山空指無尸唯劔寫在焉

笳鼓驚笳鼓軍中樂笳胡人卷蘆葉吹

競笳鼓携家避世逃空谷西望端門捧頭

哭李學傳端門星太正門南毀車殺

雨恐兩字

馬斷來蹤

後漢馮良為尉迎督郵慨然耻在厮役因毀車殺馬裂衣

冠道去東坡詩殺馬毀車殺馬裂衣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截鑿井耕田聊

自足南隣北舍自成婚遺風彷彿朱陳

村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民俗淳質一村惟朱陳兩姓世為婚姻東坡詩何

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嫁娶圖聞道一村惟雨姓不將門戶賈崔廬不

向城中供賦役只從屋底長兒孫喜君

涉險來相訪問舊頻扶九節杖漢武帝登少室

山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指又列仙傳王烈受赤城老人九節藤杖行地馬不

急

能及杜詩安得仙人九節杖枉到王女洗頭盆時移事變太忽

忙忽本作勿三揆旗州里所建物是人

非愈怙悵也失志感君為我暫相留野蕨

山穀借獻酬蕨菜茹名舍下雞肥何用買

床頭酒熟不須勸鹿取酒也君到人間煩致

不語今遇昇平樂安處昇平指皇明而言也相逢不

用苦相疑我輩非仙亦非鬼

遂送逸出路口揮袂而別逸沿途每五十

匆

步一挿竹枝以記之到家數日乃具酒醴
携餼饌率家僮輦賫往訪之則重固疊嶂
不復可尋豐草喬林喬上竦無枝也絕無蹤跡往
來于樵蹊牧徑之間但聞谷鳥悲鳴嶺猿
哀嘯而已竟惆悵而歸逸念上舍自言生
於嘉熙丁酉至今則百有四十歲矣而顏
貌不衰言動詳雅止若五六十者豈有道
之流歟

